



文风习习
诗意盎然

中牟赋

□韩达

戊戌季秋,与文友相会于雁鸣湖畔之中牟。遍观自然风光,人文胜景,盖览既往咏牟之文,相见恨晚,感慨系之。如斯物华天宝,政通人和之地,当以浓墨重彩而书之。一如兰亭、滕王阁理当有序,象祠、岳阳楼和应有记也。

遂赋曰:

四方独尊谓之中,取道信守乃为牟。天封吉地,地博嘉名。中牟者,居中原之正中,扼南北之要冲。挽长河而挺秀,控平川而壮容。右傍省会之巨擘,左标汴京之邻封。

造化伊始,溯史前而续于商周;文明初兴,追秦汉而兴于唐宋。鲁宣公会诸侯,裴林伐郑;魏惠王围焦城,圃田易名。崔苻泽起义,启导农民举旌旗;裴李岗文化,定界中华史文明。列御寇真经传世参文典;史可法故臣丹心共世存。

水魂积而生灵气,地脉灵而积昌宁。人文名郡,俊杰渊藪。曹孟德别此《苦寒行》,潘安仁宴赋《金谷诗》。《箜篌引》奏太乐曲,《淮南子》道应训歌。《闲居赋》绘拙政园,《寰宇记》载赵国史。官渡桥上读《列子》,逐鹿营前吟《哀辞》。箜篌余音今犹

在,仰韶迹痕印九天。

今为昨继,明为今承。写不尽万千风物,道不完古今人文。今日之中牟,北方之名城。顾城乡面貌,日新月异;环百业景象,踵事增华。河湖贯连,贾鲁泛波,垂柳遐接天下客;人文行承,廊道吐翠,花影暗度陌上风。引清流而润湿地,鸥鹭翩飞;化废墟而成牟山,林丛茂盛。雁鸣湖

水无情碧,曾使文人骚客笔下染翠;官渡寺钟有序驰,常在鸿儒布衣耳畔惊鸣。

忆往昔,万顷沃源,瓜甜、蒜珍、人杰、地灵;颂今朝,千年古县,宜居、宜休、宜商、宜游。欣逢盛世,拳拳民意和初心;描绘宏图,耿耿初心遂民意。借地利之形胜,更上层楼;承人文之厚重,再著华章。喜多彩于当下,物阜民康;期灿烂之未来,斯运恒昌。

作者简介

韩达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河南理工大学云台山文化旅游学院院长

蒹葭苍苍

□葛一敏

小学和中学作文课总有一课的命题,好像是老师们提早商定预设好的一样,给出的作文题目高度一致:——“我的理想”。

至今我还记得,在大学的第一学期,写作课教授照旧给出了“我的理想”这样与小学中学时期一致的题目。小学和中学以及大学,作文课或写作课写过的文章,姑且叫文章吧,不计其数,但是,只有“我的理想”在重复,说其重复,是同样的题目我大概写过3次,或许更多。

在3个截然不同的学习阶段,10多年的漫漫时光,“我的理想”只有一个:盼望着一个池塘,长着苇子的池塘。

理想的内容一成不变,始终如一,自然是重复的理想。大学里就不免怀着好奇,与同桌交流写作课中各自关于理想的心得。我的同桌,她在小学一个理想,中学一个理想,大学时代一个理想,每一个时期,年龄在变化,理想自然也在改变着,她的理想从乡村老师,到乡村医生,再到画家,作为一个文科生,她的绘画的确有天赋。而我一成不变的“我的理想”,反复引用过小学课本中学到的课文:“秋天到了,天气凉了,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。一群大雁往南飞”。现在想想:真是汗颜,幸好每一个阶段的老师不同。我一次次沉浸在“我的理想”:落叶,秋天,雁阵,美好的意境,无限的秋意:苇塘一望无际。苇塘起源于我的父亲,父亲说:在他年少的每一年冬天,他都要到村西的池塘收割芦苇,以便他的祖父铺床或打草鞋用。寒冷的冬天,在家乡很多人家用芦苇御寒。父亲的记忆,让我对芦苇产生了无名的好感,家乡的芦苇,它是先于村庄的吗?然后陆陆续续才有了周边村子?村子的名字都和苇塘密切相关。芦苇,使得我对于温暖有了不一样的感知。

今年初冬的一天,我和朋友们是怎么去了苇塘?

距离父亲的豫东南家乡那样远,一次次描述、念记,伴随我整个学生时代。而今距离我们生活的城市如此贴近,沿郑开路东行,韩寺镇、官渡镇,转向广惠街,过清源河,再东漳乡(现雁鸣湖镇),一片辽阔水域,芦花飞扬。

晚上,我无比激动,给立志做画家的同桌打电话,描述芦花深处的雁鸣湖。同桌善意地说:原来梦想可以成真。

百度这样写道:在古代,苇可做苇莞,

苇莞就是苇草和蒲草,这两种草编成席子;苇可做苇带,就是用苇草编成衣带;苇可做苇竿——就是用苇草制成绳索;苇可做简陋柴车;苇可用以施轻刑的草鞭子,可编结而成绳索;苇可做戟,戟总会和桃木杖相提并论。古人于年节时,亦将苇索装结于柴门之上,以祛除邪鬼、邪气。在民间,苇有广博的实用价值。

《诗经·国风·秦风·蒹葭》里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。19世纪前期的法国人比奥著文《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》明确说明:《诗经》是“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,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”,“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、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。”苇在诗经。苇在国风。

在作家孙犁先生笔下,冀中,平原,芦花荡:“夜晚,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,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,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,要滴落下来的样子。到这样的深夜,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,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。敌人监视着苇塘。他们提防有人给苇塘里的人送来柴米,也提防里面的队伍会跑出去。我们的队伍还没有退却的意思。可是假如是月明风清的夜晚,人们的眼再尖利一些,就可以看见有一只小船从苇塘里撑出来,在淀里,像一片苇叶,奔着东南去了”。在孙犁先生另一部小说《荷花淀》中:“女人编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下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,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。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,风吹过来,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。”如火如荼的抗战中,在芦花荡,在荷花淀,水生和他的战友,以及他们的女人们,饱含火一样的抗日热情,坚定不移的民族凝聚力,抵御日本入侵者。在芦花荡,在荷花淀,孙犁先生亦用诗意的自然景色赋予了战争另一种氛围。

至今,我还记得老师从抽屉中拿出一只羽毛似的芦苇:蒹葭就是芦苇,芦苇就是蒹葭。我们更加好奇,芦苇就是芦苇,诗经里却怎么叫作蒹葭。坊间的“芦苇”以书面书写的形式表达为“蒹葭”,多么富有诗意诗性的表达,多么美妙的诗句。

风掠过那一片苇塘,徐徐吹来……

再记中牟

□葛一敏

中牟以外的外地人是怎么知道中牟的?假如这是一份问卷,或许有多少份问卷,就有多少种答案吧。

最早时候知道中牟,是从家里买西瓜买蒜开始的,西瓜产自中牟,因为西瓜的沙甜,有一次,我很正式地查询中牟相关的地理人文等,对中牟有了一点点了解。

一年又一年,中牟的西瓜、大蒜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郑州的大街小巷,直接影响着我们大家日常生活。随着时间推移,似乎中牟成为提供我们生活必要、必需的保障,是后方基地和大型储存仓。直到有一天,我终于去了中牟,是夏初,正是大蒜收获季节,沿途两边随处摆放着大蒜,外地运蒜的大卡车进进出出,真是一个大蒜的世界,朋友们不禁说:在这大蒜飘香的季节里,听此,银铃爽朗地笑起来,她又如数家珍似的介绍道:早一些时间是草莓季,我们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草莓,也是农户重要的经济来源。

朋友们感叹:冬天春天是草莓,夏季西瓜。银铃接着说:秋天雁鸣蟹!我们中牟是郑州的超级餐桌!对不对?不知不觉中,在认识银铃几年间,有合适机会,在中牟或郑州和银铃见上一面,这成了朋友们一个习惯。

在这几年间,方特欢乐世界的梦幻新颖,绿博园的植物和花朵,静泊园的修竹茂林,奥特莱斯应接不暇的八方来客,华谊兄弟电影小镇,为我们中原更是增添了别样的风景。

在静泊园修竹下,我们惊喜地找寻新竹子,比对北方竹子和南方竹子的不同。马来西亚作家朵拉感叹不已,她说:你们太幸福了,有这样美妙的去处,可以坐下来,聚一聚聊一聊。后来暨南大学蒋述卓老师送我一套他主编的丛书《海外华文散文》,我看到其中就有朵拉一本《深浅聚散且听香》,书中朵拉在她的一篇“听香”中,这样深情:“像黄金一样明亮艳丽,没有人见过她凋敝的样貌,因为她一边不停绽

开,一边不停掉落。路过时遇上,碎碎的花瓣掉在肩膀上,有时候藏在头发里,这里的人没有在头上簪花的习俗,但那细薄的片花不是刻意别到发上去的,别有一股自然风情,叫人舍不得扫掉。”看到这样的文字,我更加理解朵拉的感叹。朵拉祖籍福建惠安。

在绿博园,作家鱼禾停留在一棵石榴树下,看她落在最后面,我提醒她赶快跟上。她则不走,不仅不急不走,居然围着那棵树转着圈淡定地看,我问她看什么?鱼禾:给你说,之前,我真的没有好好观察过石榴树。我们家有一棵我奶奶种的石榴。今天突然发现这树好看,真有形状!我得给这树来张合影,一朵花但愿构不成破坏生态,再摘一朵花作为纪念!照片拍过,而那朵火红重瓣的花被鱼禾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包中。

同是在那天。我们来到电影小镇。因为正在大规模建设中,为了安全保障,非施工者不能够进入到影城里面。只好在大门外,在围栏外遥看。已经有建设好的一期几座建筑,无一例外都是江南园林式,我们又观看巨幅宣传画报上的二期工程,也都是江南园林式,心中不禁释然。

我们曾经是那么艳羡江南:一砖一瓦、一石一木、一草一花、一桥一路,他们为江南带来的美妙。而在北方,单一的建筑,单一的色调,单一的道路,我们又减去了多少生活趣味,也许,这样说多少有一些偏激。江南作家,可以这样写下让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文字:穿过多少条巷子才可以回家?曾经,看到这个题目,我浮想联翩:巷子,连着那一座双孔石桥,在朝雾里,在朝霞满天,沿途上蜀葵暗自盛开,这是最相忆的花。巷子,还让我们记忆起?借用一句诗:“黎明屋檐下的家,迎着我少年时期的风。”我们遥想,在有一天,我们终于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江南园林带来的美好和美感。

昨天,银铃和我打电话。我问她在做什么?她说:给月季浇水,明早开出一片花。

作者简介

葛一敏,《散文选刊》主编,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。第五届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。主编《最散文》《年度精短散文选》《建国六十年历史文化散文选》《新世纪散文选: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表情》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获奖作品选》